



万年长青

河南省文联編

河南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短篇小说集，包括五个短篇，是从1957年下半年和1958年上半年的“奔流”文学月刊上选出的。这些作品，除“万年长青”是写林区伐木工人的生活外，都是描写农村生活的。其中，“辩论会上”写人民群众在粮食问题上和富裕中农的斗争，“锻炼”写两个干部在农村的锻炼过程，“妹妹”通过对旧社会的血泪控诉，从而深刻地讴歌了新中国，“雨”通过农民在生产上的互相帮助，表现了新中国人民新的精神面貌。

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生活气息浓厚，语言朴实，短小通俗，适合农村干部和一般农民群众阅读。

萬 年 長 青

河南省文联編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郑州市行政区經五路）
河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号
地方国营新乡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發行

豫总書号：995

787×1092 1/32·1 1/2 印张·32,000字

1958年7月第1版 195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685册

統一書号：10105·194

定价(7)0.13元

目 錄

辯論會上·····	耿振印(1)
鍛煉·····	杜聚川(10)
万年长青·····	白 淮(19)
妹妹·····	王海亮(30)
雨·····	喬典运(36)

辯論會上

耿振印

晚上，亩把大的空院里坐滿了人，中間挂了盞汽灯，照得滿院都亮堂堂的。

这是“嵩山”农业社全体社員开展社会主义大辯論的會議。大家別了一肚子事实理由，再等不到这个时候了，所以會議一开始就是那么热烈。每个人都是急得咀一張一張的，要和那个富裕中农白水成說理。

白水成有五十多岁，咀上留着象蟹夹般的两宗小胡子。一根六寸长的小旱烟袋，隨身帶着，稍有点閑空，掏出来就巴答巴答的吸起烟来。

要說嘛，白水成也是个穷人出身。他爹死时，只留下四亩山坡地。他有个弟弟叫白水旺，还有个妹妹和一个老娘。一家四口人，年年打的粮食不够吃。他为了自己不受餓，每逢打粮食时总是先偷偷地果个百二八十斤，以三分利息放給別人，作他自己的小体己。就这样他的体己越攢越多，再加上本生利利生本，沒几年攢了一大堆。老伙里那怕十天不添鍋，他也不往外現，后来白水成就指这娶了个老婆。

老婆一来，白水成的攢体己心越发大了，同时攢体己也更方便了。他亲口对他老婆說：“我是笆子你是匣子，我往手里撈摸，你往匣里把握。”夫妻俩綫成一股繩，攢着攢着便想买二亩体己地。可是老伙里眼看着添鍋就沒啥下，自己还是当家的，去买体己地連他自己也觉得盖不过外人眼。因此，干脆和弟弟白水旺商量要分家，白水旺死活不愿分，白水成說：“老早

全家人添鍋就沒啥下了，东抓西撓把我愁得黑地睡不着覺白天吃不下飯，誰能操这样大的心！你不愿分，家你当着；要不，我就盘鍋台，各自生各自的法。”白水旺看不分也不中了，便应承了。

庄田财产弟兄俩一破二，可是娘和妹妹也应该弟兄俩公养，白水成觉得养活娘是万万不得已了，妹妹是人家人，养活实在太冤枉。便要求把妹妹童养给人家。他娘說：“任凭引着闺女出去要飯，也不把闺女往那火坑里推。”白水成恼着說：“妮子家終归是人家人，你不送，我沒啥养活她。反正老伙里是沒有一点粮食籽了，我还顧不住我自己，怎么去顧別人？”水旺觉得誰有娘和同胞妹妹亲，就是餓死也要死在一块。分开家他領着娘和妹妹討飯去了。

白水成痛痛快快地对他老婆說：“可利落了。分門另住誰也干涉不着誰了！”便用全部的体己买了二亩地。

据他說：买地和放高利貸就是防穷和虑后的最好方法。从他买下这二亩地以后十分兴奋。两口子沒明沒黑地干得也格外有勁。生活上打算的也越来越周到了。打的粮食剛剛能稀稀溜溜的吃下来，可是两口子省了再省。常年累月，两口子瘦得跟骨头架子一样，眼窩陷大深，腮骨別大高，活象有病的干豺狼。两口子虽然这样忍飢受寒，可是見年总得节省几斗粮食放成高利貸。就这样家底子越来越厚了。

大荒年来了。麦子旱得少半收，秋庄稼由小苗全旱焦了，到秋后沒見一个粮食籽。穷人們齐哭乱叫，卖地逃荒。白水成可高兴透了，私下捉摸着，离麦熟八个月，两口子留了四百来斤粮食，其余的粮食又买了四亩地。到过罢春节，各处的树皮都刮吃光了，市上的粮食由一百五十元一斗漲到二千五百元一斗；背着口袋借粮食的人乱碰头。可是借家越多地主越不給。

高利貸的利息一流水往上提，一直提得借一百元到麦罢还三十斤麦子的利息。白水成觉得放高利貸比劫路还来勁，便把所有的粮食都搜寻出来，連磨頂上的一巴斗粮食也赶忙扑拉下来了，拿到市上卖成錢，放高利貸了。

到麦黄梢，人們都瘦成骨头架子了，哼呀咳呀的象有病似的。白水成两口子也不例外，特別是白水成瘦得更很，渾身的肉皮象麻紙那样薄，又松又軟的貼在骨头架上。他瘦着瘦着，脚、手、臉都肿了，很多人說他是吃樹叶子太多了，中毒了，請医生看看說是气血損得太很了。到麦罢白水成已病的昏迷不醒，可是他勉強睜开那一双无力的眼睛，看看收回的那一圈高利貸麦子，病象好了大半似的，呼呼着从炕上挪下来，东倒西歪的扶着圈边笑着說：“真发财了！一輩子照这样财发几次还怕啥哩！”

解放后，互助合作大发展时，白水成本来是打算永远不入社的，但不知那个地主对他說：“入吧，共产党的花样多，地主恶霸都斗了啦，以后就要斗富裕中农哩，你不入，恐怕还吃家伙哩！”白水成听了心里很不安，便怀着怕“吃家伙”的心入了社。誰知沒迟几天又宣傳取消土地报酬，这一下可把白水成气瘫了，蒙住头直睡几天不起来，生产队长派他几次活他也不理。生产队长恼了，走到他炕跟前說：“水成哥，土地报酬取消了，往后全靠挣分吃穿哩，你不干活到麦罢不分粮食可甭后悔。”白水成一掀被子坐起来掉着眼泪說：“兄弟，你想想我一輩子受的啥苦，置这几亩地可真不容易呀，現在算一刀把我杀死了！”他說到这里哭声哭了起来。

入社和土地取消报酬之后，換个人都会把买地的思想狠狠地扔到九霄云外去，但白水成并不然，不过他也很悲观，常常对他老婆說：“庄稼戶，全靠买几亩土地防穷的，唉！如今这种

世道，往后情受穷啦！”

半年过后，土地全連成大片了。白水成看买地真是沒指望，于是，他觉得买地是为了多打粮食，只要粮食多，也一样穷。从此，每逢到青黄不接的时候，白水成找着社长李民的一把鼻涕一把泪，说什么他家净是大口人吃得多，说什么年来让他卖余粮卖脱气了，不给粮食非吊死在办公室里不

門前門后誰不知道那家罐內多少米。白水成不但社里分給他的粮食沒吃一点，并且还有很多陈粮都生虫了。从实行統购統銷以来，叫他卖余粮那真是比去西天取經还难办。所以他哭得再慟，社长李民夫只是用好話劝他，就是不給他粮食，可是他却要整天跟着社长李民夫的屁股后死求活賴。

村上有一对“青年”老头，早晚看見白水成向社长要粮食就笑的肚子痛。这两个“青年”老头都有外号，一个叫“二家板”，一个叫“爱扯閑”。他俩的脾气相似，常在一块說笑。这天他俩正在街上閑聊，忽然看見白水成臉揉得跟猴屁股一样，在李民夫屁股后攆着說：“哪龟孙說瞎話，三天都沒有吃一个米面花了。”等他走过去，两个老头捂着咀悶笑起来。笑了一陣，爱扯閑輕輕地对二家板說：“我的自留地和白水成的自留地紧連着，我当卖地的，你当說合人，你就說我想出門作生意沒有本，愿意将自留地卖給他二分，每分五百斤麦子，看他买不！”

晚上二家板就到白水成家一五一十地說了一遍。

說来也湊巧，这几天白水成听人风言风語的提到报上登着城里边有人說共产党領導的合作化搞糟了，这話很使他在意；今天爱扯閑又叫二家板到他家說出卖地的事，这就更引起他的兴头来，心想，时候可是真的来到了。他心里虽然高兴，但臉上

却故作鎮靜，不動声色地說：“他要多少錢？”

二家板一看他的神氣，就知道事情已經有九成九了，就更是一本正經地說：“他想賣糧食的，二分地少了這個數不中。”他說着伸出一根指頭來。

白水成呆呆地思摸着：“價錢雖說是不小，就這也沒人賣呀！”二家板接着又說：“你甯遲疑了，過這村就沒這店了。”白水成心里想着愛扯閑那自留地長得玉米棒子一尺多長，可真是不少，便一面羨慕一面說：“干部們整天批判資本主義思想，買地恐怕犯法呀！不過，你對丙西（愛扯閑的真名字）弟說說，千萬不要讓外人知道，大家知道了不但我犯法，賣地的也滑不過去呀！再說，你當說合人的也少不了受連累。”

“不錯！不錯！”二家板說着只想笑。

“就這樣吧！”白水成拿定主意說，“趁今黑人腳定時咱們到地里把界石埋埋請過糧食了。”

“只要把糧食過了就算事了，埋界石早晚都可以！”

“好！”白水成說着便起來準備挖糧食。二家板把愛扯閑也找了來。於是，白水成用巴斗在棚上挖着，老婆往下接着，二家板過着秤，往口袋里裝着，愛扯閑便往外扛。不過他沒有扛到他自己家，却扛到社里去了。社長李民夫說：“這是哪來的糧食？扛這里干什么？”愛扯閑調皮地笑着說：“等會扛完時對你說說。”

糧食過完后，白水成睡在炕上很高興地自言自語說：“這場事辦得還不少，不但買了地，以後問社長要糧食他不給時，也敢大胆地讓他往家搜了。”

天剛麻麻亮，白水成大步小步找到社長李民夫家里去，理直氣壯地說：“咋着，這能還不給糧食嗎？你要不信往我家搜搜去。你們真能看着俺一家蓋鍋不掀？”說着眼圈已經有些紅

了。社长笑着說：“你甭恁哭穷啦，麦子有的是，馬上給你想办法。”說着把他領到放麦子的地方，指給他說：“这不是麦子，你先扛回去一袋吃吧！”

“謝謝！謝謝！”白水成滿心欢喜地說，“社长，杀人杀死，救人救活，現在我还没現款，晚几天給行不行？”

“你先扛回去吃吧，先不說錢的事。”

白水成扛着一布袋粮食，心里暗暗地想到：“看起来时候許兴是真的变了，要不他們怎会这样的便当呢？”他正走迎面碰上了背着粪籬头的二家板老头，二家板很惊奇地問他：“你咋又变卦啦？”白水成一听他說这話，就紧走两步制止他說：“你小声点，这是从社里要来的粮食，和那事不纏。”說罢他头里走了，可是二家板老头却笑个直不起腰来。

麦收一罢，白水成更象瘋了似的，不論和誰談起話来总是要叨咕几句粮食怎么怎么不够吃的話，甚至在大街上常常大声小叫的說着毛主席領導不叫人吃飽飯。……

白水成正沒处繁蛆，“大放大鳴”在农村展开了。他面向正北，长长地叹了口气說：“毛主席呀！你可睜开眼睛了，我这口气在肚里早就別不住了，这一回我可要拚命說說理！”为此，大鳴大放还没有开始，他便把要說的話，一条一条的在心里都准备好了。按他的目的：合作社不管散不散，不把口粮增加是不中。

大鳴大放的會議开始了，白水成在門外坐着喝晚湯，沒等广播台上傳出的开会消息落音，把碗往門台上一推，对他老婆說：“我去开会！”他老婆說：“多天开会你都沒有参加过了，今夜咋这样积极呀？”“这个会和别的会不一样。”他說着气冲冲地往会場跑去了。

起初他准备先听听旁音，看看他的帮手强弱，如果也有人說粮食不够吃的話，他就要火上加油。那知大家都是提的合理化建議，只有李大順独个兒說粮食不够吃。白水成剛剛張开咀想要接上去，但是大家都和李大順辯論起来，使得白水成怎么也插不上咀。李大順也被大家給辯明了。原来是他媳妇站灶房不会过日子，并且李大順自己还說：“大家說的真不錯，剛秋罢时俺家頓頓掉剩飯，可合着俺那老黃狗了。”

快半夜了，大家的話也鳴放完了。临散会白水成狠狠长出了一口气，走着說着：“嗨，这大鳴大放也是做样子，有誰会肯說出真心話呀！粮食不够吃还不是明摆着的事，干部不提誰敢提！”

許多人听了白水成这話很不滿意，只是因为散会了，所以沒有和他辯論起来。第二天大家在飯場上、在地头上議論了起来，联系到他平常那些不三不四的話，心里更覺得气憤，大家都一致的认为他是对資本主义道路不死心。

今天晚上这个社会主义大辯論会开始，社长李民夫帶着兴致勃勃的神情对大家說：“乡亲们，昨晚大鳴大放的很热烈，大多数人提的是合理化建議，只有白水成散会后說粮食不够吃，对統购統銷不滿意。現在咱們就和他辯論辯論，看究竟是他的粮食不够吃呀，还是他的資本主义思想严重。……”

社长的話音剛落，白水成的弟弟白水旺从人堆里站了起来，慢声慢气地說：“哥，咱俩是亲弟兄，我說，你摸摸心口問問自己，你以前走的是哪条路？你为了自己致富，对起你亲兄弟对不起？对起村里的老少爷們对不起？你，你睜开眼看看吧，甯再作你那放高利貸买地的梦了吧！……”

“啥时候你見我放过高利貸？”白水成恼怒的截断了白水旺的話。

“你甯……啦！”白水旺气憤地接着說，“民国三十一年你

为放高利貸瘦得害了一場大病，屈說你……”

白水成沒等白水旺的話落音，就接着說：“咳呀！水旺，不提放那点高利貸，差点把命貼里头。可是，受那样大的洋罪，也是我甘心愿意。”

“你甘心愿意？”白水旺又接上說，“你为那事只病了一春天，你就不知道用你高利貸的人是啥滋味，弄的几家子好几年抬不起头来。东院咱本家嫂子不是为还你的帳把地都卖了嗎？我說，你醒醒吧！现在是共产党领导，你吵吵着粮食不够吃，你問問今年春天餓着誰了？”

“餓着誰了？”白水成气憤地說，“你够吃，我就是不够吃。从轉社以来看誰吃过一頓飽飯，总是糠糠菜菜的，哪龟孙說一句瞎話。不信你們問問社长，要不是社里給了我那一布袋粮食，我那几口人早进那一間里去了。”

社长蹲在一条长凳子上，抽着旱烟袋，若无其事地說：“那是吃的你自己的粮食。”



白水成并没听出他的意思，咀硬的說：“当然是我自己

到的，社里算帳时候，管許少扣我一个，社里也不愿意。”

坐在人后边的两位“青年”老头——二家板和爱扯閑看是火候到了，两人挤了挤眼，爱扯閑站了起来，說：“水成兄弟，那粮食也不让你还，这里还有一大堆等着你往家里扛哩！”他說着把二家板拉了起来，掀起一張破席子，下面露出原封未动的几大口袋粮食来。

白水成以为他是变卦了，一下子出了一身冷汗，虽然恼火，可是沒話說。而在場的許多人却被弄糊涂了，紛紛乱問是咋回事情，船是在哪里弯着哩！爱扯閑老头笑着說，“这事是二家板兄弟的‘中人’，还是让他給大家說个詳細吧！”

二家板在大家面前把这件事情的前前后后原原本本的說了一遍。

白水成却乘着大家正在听二家板說的空子，偷偷溜出了会场。他剛剛走出大門，却听見院子里嘩的一陣大笑的声音傳了出来，他的两腿象拉着一千斤麦子似的，抬也抬不动，摆也摆不脱。笑声一陣一陣的傳进他的耳朵里来，他象吃了一剂发汗药似的，热汗順着臉上、脊背上一行一行的淌了下来。只知道他的滿腦袋資本主义思想，是不是也和这陣大汗一样，給发散了出來。

（林紹先挿圖）

鍛 煉

杜聚川

天密布滿一层黑云，夜，伸手不見五指。突然，一道手电光划破村庄的黑暗，电光后面隱隱約約可看到一个青年人，他三步并成两步急急地走着。頃刻，手电光射在村中間新盖起来的三間房門上，电光熄了，接着响起急促的拍門声和喊叫声：

“振川，振川！起来開門！”屋里哼了一声，床响了几下子，这大概是振川起来開門的吧，拿手电的青年靜靜地站在門口等待着。足有五分鐘，房門未开，房內又沒动静了。拿手电的青年嘯嘯又敲起門来：“振川！又睡熟了，快些開門吧！”

“唉呀，黑真半夜的有啥事，是誰？屋里发出少气无力的埋怨声。“我呀，周德功，我是德功！你醒醒快点開門吧，有点事。”周德功既恳求而又不太滿意地回答，他听着李振川还在嘟嘟囔囔，接着又说：“開門你再睡吧！”

屋里床咯咯吱吱响了一陣之后，門打开了，現出一个光脊梁蓬松头发的人，他向天空一瞅，連忙縮回身子，“好天爷，快些下吧！”等周德功進門来用手电一照，他可早鑽进被窩里了，問道：“到底半夜三更喊開門是干啥的？”“干啥的，”德功半笑半不笑的重复着，“你睡到屋子里是不会知道。地里水車上穿杠子的鼻子坏了，摔倒五六个人，馬上就停了工。叫人回来找鉄絲又找不到，去合作社买鼻子，队里临时又沒錢，赶巧我也沒錢，我知道你还有几个，先借給队里用用……”振川沒等德功說完就说：“何必这样慌，明天再买也不晚。看天阴多

重，可能要下。”德功說：“看看你这盼天等雨思想多严重，这天故意捣鬼哩，咋敢指望。你没看这是啥时候，群众抗旱热潮达到顶峰了，还能等到天明？”振川真不想把钱借给社员们，他感到他们对他冷淡，见他总爱说个刺利利的話，又都不给他做好吃的。他想起了这些，就说：“我的钱也不多了，借给他们不知何时还哩，咱不定买个啥，腰里能敢断钱。你就说我没钱好啦！”德功半开玩笑半正经地说：“明知你有钱，我不会说谎话……停两天我就有钱，花我的！”振川没啥可说了，他掏出两块钱来。

德功得住钱，转身就蹿出门去。

东方火红的太阳出来了，夜里天空布满的黑云跑得无影无踪。加重水车还不停地飞奔。德功和社员们在一起推水车，汗从脸上流到脖子里，也顾不得擦。社员们劝他休息，他总是说：“我不累呀，谁累了下去歇歇吧！”就这样你让我，我让你，谁也不下去休息。

太阳已升到树梢，由红色变成白色。这时从村里晃晃游游走出来一个人，他穿着一身蓝呢子制服，大皮鞋，带着手表，吸着香烟，一步步走近来。他就是李振川，是和德功一起下来领导抗旱的干部。他走近水车，除德功之外，都不约而同地哟了一声说：“李同志起得早呀！”振川没作回答，觉到这話里有不对味的东西。德功这时有意来改变一下话题，笑着对振川说：“你昨夜不说阴得怪好嗎，看今天又晴了。”振川搭讪着说：“媽的，这天真是捣蛋。”接着又问：“昨夜是这部水车坏了嗎？”德功笑着说：“对，就是这一部，鼻子一断，猛一轻，人抱着杆子都摔下了。足足就搁两个钟头，少浇半亩地。要不是你那两块钱，可能得停半夜……”德功正说着，村上广播对着这部水车喊：“吃饭哪！回来吧！”

回家吃飯的路上，振川和德功并排走，他摸着自己的臉問德功：“你看我下来这些天瘦了嗎？”德功正在考慮問題，順口回答：“沒瘦。”“沒瘦？我實在不相信。吃的賴，吃不進去，咋能不瘦哩！用手摸着就不大一樣，唉！”他嘆了一口氣又說，“这天也是故意給人做對，昨天晚上陰多好，下个透犁墒也用不完的雲彩，今天却又晴了！”振川就這樣發着牢騷走着，最後又問正在思考問題的德功：“你這几天在群眾家都吃的啥飯？”德功這才停止了思索，面向他說：“吃的很好。到哪家都要烙油饅炒雞蛋，你要不吃，那他說啥也不依……”振川听呆了，連路也忘了看，一個石頭絆着了几乎摔倒。他停了一會很羨慕地說：“你是咋搞的吃得這樣好，我却碰不上一家象這樣的開明戶。頓頓離不了‘三紅傳’。”德功奇怪地問：“什麼叫‘三紅傳’啊？”振川說：“我對你實說吧，‘三紅傳’就是吃的高粱面饅，喝的高粱面湯，配的是辣椒。三科都是紅色，農民就叫它三紅傳。”德功說：“原來是這呀！就這樣吃着才美哩，這是農民的家常飯，吃着不用作假。唉，你不知道他們給做點好吃的，真吃不飽。人家一家都不吃光叫你吃，多不好意思呀！”振川裂裂咀說：“有好的不吃飽，那才叫個二百五。你不想做這種笨活，以後我替你做了，可以嗎？”德功笑着說：“咋不中，咋不中！”接着他又皺着眉頭思索一會，對振川說：“黨號召提前完成種麥任務，叫日日夜夜不停地搞，可是吃飯時間水車就停了，這時間沒利用起來，多可惜呀！一天三頓飯，三個水車就要少澆三畝地。我看得趕快利用起來，你看可以嗎？”振川沒有吭聲，德功又問一句他才呆呆地說：“什麼？你說的什麼？”德功笑了笑，不嫌麻煩的從頭到尾又說了一遍，振川搖頭苦臉地說：“這些事我看不需要，人的精力該有多少，白天干，夜晚干，吃飯的時候還在干。人生圖

的嗆呀，不就图的吃喝嘛，要把吃喝時間都占去，就有些太過火了。”德功說：“給干部和群眾商量商量。反正這樣干也是為了今後吃好嘛。”

他兩人默默走着，誰也不再說啥，各自考慮各自的問題；已經進了村，兩人也沒有分開。忽然後邊有個小姑娘在喊：“李同志，你往哪兒？都等着你吃飯哩！”振川慢慢回過頭：“我有点事，你們先吃吧，不用等我，我不一定回去。”小姑娘說：“早些不吭聲，剩下飯咋辦？”振川頭也不回走着說：“晌午燙燙吃。”小姑娘嘟囔着走進院子去了。德功感到很詫異，就問：“你準備在哪兒吃飯？”振川說：“我是吃不下他們那種三紅傳的飯，再這樣下去，還得叫抬着回去哩！從今天起，我打算跟着你一路去吃飯。”德功撓撓頭，不好意思再說什麼。

晚上，振川住那三間新蓋的會議室里，被汽燈照得象白天一樣。社員們陸續走進來靠牆蹲着，來晚的人一層層蹲在前邊。德功和振川在空隙的地方來回踱着。迎着門是振川的床，鋪着一條印有四朵大牡丹花的白单子，上面放兩條紅緞面被子。床上沒坐人，孤零零的放在拥挤的人群中間。忽然從外面跑進來一個孩子，看見花单子就往床上爬。猛然一個中年婦女失急慌忙罵着跑過來：“你这个髒孩子，敢往床上爬！”她伸手把孩子扯過去。她想去拍打床上的土，又怕手上有灰，縮了回來，轉身對着振川陪笑說：“李同志可不要生氣，小孩子沒規矩，我非打他一頓不行。”

社員們沒人坐振川的床，那位婦女又這樣失急慌忙，是有原因的：

是德功和振川下來的第二個晚上，也是在這屋召開社員會，有幾個人坐在振川床上并用手摸着說：“看這多闊。”振

川看人家坐他的床又摸他的被子，气得要命，又不好意思說，只好緊繃着臉瞪着眼看着那个社員。他的舉動全屋子人都看到了，一个叫王大 的社員向坐在床上的人說：“也不看看你那整天拾大糞的手，咋能坐人家的床摸人家的被子！”坐在床上的人这才發現振川的表情，連忙站起來。振川也忙掏出手絹走在床前輕輕擰了几下。屋子里一陣咕唧和冷笑声。開罷會，群眾剛走出門，振川就大聲對德功說：“看那髒樣子，也坐我的床！”就為這，群眾永不沾他的床了。過後德功批評他脫離群眾，他還不服氣。

這位婦女吵嚷了几句，孩子怕挨打，早鑽到人后藏起了。這時人已來齊，本庄的保管委員劉長江先說几句開場白，就叫周德功出來对大家談問題。德功站在當中，向大家笑笑說：

“咱們抓緊時間，商量一個問題，就是怎樣能早日完成抗旱種麥任務。這個問題我和老李、劉管委研究了一下，也沒作決定，咱大家在一起研究研究，或中或不中，中了就照這樣辦。”接着他談了怎樣能叫人休息水車不休息，如果輪班吃飯水車不停，一天就能多澆几畝地。最後說：“大家討論討論，看這樣行不行。”

一陣鼓掌聲和高呼聲：“行，不用討論啦！趕緊抓緊時間上工吧！”德功滿臉喜悅地說：“不討論就不討論，同意者舉手！”“噠”四周的手象竹杆園一樣豎起來。

“喂，喂！咱們丑話先說明。”振川向大家打着手勢插咀說：“大家願意這樣做，可得堅決執行，不能輸給哪班又說餓得慌了，得回家吃飯了！”

“放心吧，我們絕不會那樣。輪換着吃飯，又有啥飢呀飽的，為了明年的好收成嘛！”又是共同的声音。

振川的臉紅了。他本不想這樣辦，怕給自己加忙。群眾都走了，德功笑着說：“咋樣，群眾勁頭大不大？”振川沒吭